皇明經世文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參閱

吳司馬奏議

疏

吳桂芳

條陳民瘼疏 鄖陽

（此地屢經名臣撫治而別境流寓者日多本境逃亡者亦日多將謂地不宜民則何以育流寓將謂）

臣奉命撫治鄖陽等處地方所轄湖廣之鄖陽襄陽荊州河南之南陽陝西之漢中五府及西安府屬之

荊州五州州縣皆僑寓山谷阻生理稀疎土著之民十（居皆安樂州何以不迯下所當條計其宜以成永安之治）僅四三而五方流寓居其六七。成化初年，巨盜劉千斤等嘯聚據險，流毒數省，大兵勦平之後，始議增設郡縣，招撫流亡，特立撫治都御史官，提督三省九道，控制安輯，規模詳密，地方底寧，將及百年于茲矣。緣時移事遷，成憲漸弛，加以天時之災沴不常，有司之撫循無狀，政煩賦重，轉徙相仍，顧茲易動難安之民深切不戢可虞之慮。臣自抵鎮以來，日見民窮財盡，吏猛官邪，已嘗蚤夜講求，痛行懲創，數月之內，頗覺

吏治改觀民心知嚮頗整飭方有端緒而恩命俟見下臨不惟鎮民悵然于臣之去而臣亦誠若有不能恝然于衷者茲將所有地方民瘼事于體裁重大應合奏請者謹釐為五事開列條件上請施行

計開

一收集流寓以實逃亡里甲照得臣撫屬地方因國初兵燹之後人民稀少各省逃亡求趂之人往往依憑山谷潛住營生歲豐則人其否則獸成化間左都御史原傑奉勅處置招撫凡客戶附籍者四十三萬

八千有奇。定立里甲。屬之編氓。自是戶口漸充。反側始定。弘治間。復因新置流移衆多。恐成將來之患。特遣刑部左侍郎何鑑。會同都御史孫需。從新安插一番。嘉靖初年。都御史徐蕃潘旦。先後奏請。又經清查附籍一番。距今又三十餘年矣。夫何邇年以來。百姓輸將之困。旣倍于前時。而長吏撫字之風。尤拙于往日。遂至土著之老戶。變爲逃亡。附籍之流徒。潛歸鄉井。昔時版籍之實民。今多紙上之虛數。人戶産業。名有實無。近值大造之年。節據各屬申稱人戶逃亡。不

戍里分乞要查核歸併如河南南陽縣舊二十一保今實不及十保陝西商南縣舊管一十二里今止見在三里臣驟聞驚駭殊爲寒心及訪得各省商販并流來遷民往往潛居各屬舉放私債典課田地得利至盈千百糧差不及分毫間有狡猾之輩懼怕告發淸查則或假帮有籍之外家以鄙差或就人舊附之客戶以射籍甚有宗分數代人至百十而冊籍通無一名者夫均是民也在原籍則稱逃戶而久廢公家之供在各屬則稱客商而不認民間之役兩相形躲

任意經營。豈非昔人所謂敝民者哉。夫因俗爲治者。變通之善經也。裒多益寡者。損益之大用也。乞敕該部俯從所議。或照先年特遣大臣。或止照近年事例仍乞專敕一道。責成新任撫治鄖御史會同三省撫民守巡各道。親詣各屬。設法稽查。除傳已附籍。及暫時來往貿易。或工匠雜藝貨店居住者。不得妄行騷擾外。其餘娶有室家。置有房屋。典種田地。營運年多。勢在重遷者。務要挨門逐戶。從實開報到官。令其附籍本住里下。塡補逃亡甲首人丁。將原遺下逃亡田畝。即

撥領種認糧，如本里空格塡滿，則另撥別里通縣空里補滿，則另立新里，俱趂今大造未完，及時攢造入冊。一應徭役，仍視老舊各戶減半，以示優恤，迨其十年已滿，方行一體征輸，若應合附籍而抗違，及或似前影射而欺罔查照題准事例問發邊衛充軍，容隱窩藏，各與同罪，如此則一轉移通變之間，卽地方富庶之漸，不惟見在者可保其不致于播遷而已逃且將思復其故業矣

一嚴禁投獻以免小民偏累，照得臣所屬五府地方，

惟鄖陽漢中、未有藩封、而荆襄南陽、皆係分藩之地、有等奸猾棍民、或因爭競不明、或以糧差負累、往往將戶下田地、投獻各郡王將軍位下、希求厚值、倚借聲威、苟圖一人目前之利、而各該宗室得田到手、但知收租、不肯納糧、有司莫敢誰何、里遞只得賠賦、實貽通縣無窮之害、伏乞敕下該部、申明律例、嚴行禁諭、令後各王府宗室、務要恪遵 祖訓、聽各親王鈐束、不得信憑下人撥置、妄受小民投獻、或乞照依江西等處宗室、買民田事例、即將本位下每歲祿米

查、抑在官、兩相抵兌、若受田多而祿米少者、抑抵之外、仍照未盡稅糧本則、一體依數征輸、不得似前坐享租利、抗違國稅、其各莊佃在鄉生事害人、拒抗官府、乞敕各該親王查訪禁治、夫不追奪其既往、所以示 朝廷優體之情、禁緝之於將來、所以彰國家成全之義、 皇上親親仁民之恩、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者矣

一禁塞徑路以甦小邑困敝、照得臣所屬陝西商南縣、原係商州迤南一隅之地、成化間、該都御史原傑

奏割前地、設立縣治、將土著流寓新舊相兼、湊成一十二里、雖極最小、然向皆僻處偏安。百姓僅供本等差使、其壤雖小、其民不勞。奈自近年以來、凡陝西彼此宦遊、及他省過往使客、或自陝而適南、或自南而適陝者、往往不由潼關舊行驛馬大路、卻從陝西省城取道藍田商州商南、轉入河南內鄉等處。名曰取捷。此數州縣、其入南汝襄陽諸路、較之潼關大道、委果徑捷數程、但數無新蓋經行、未曾設有驛站、每遇使客入境、一切夫馬供應、皆額外取之里甲、內如商

州內鄉褒地差廣猶可勉強接遞惟商南一縣本屬新造小邑編戶僅十二里況自商南至河南內鄉縣計途三百一十崇岡疊嶂鳥道羊腸人馬送迎往返數日飢疲靠損其苦不可勝言伏乞敕陝西鎮巡各官今後彼此遊宦及別省經過官員俱要遵照先年定例或南或北悉從潼關分道而行不許取捷藍田商州商南內鄉等處仍刊刻板榜于京兆驛及前數州縣明示曉諭永爲遵守

一申明礦禁以免無辜牽累照得臣所屬五府一州

地方聞多產有銀礦每遇礦脉生發利之所在附近貧民羣起趨逐召衆啟爭漸不可長故　朝廷之明例其嚴而有司之防捕甚力葢非惟以息其鬬擾之端而亦所以謹其嘯聚之防也臣職專撫治責在地方刑亂民而用重典夫復何辭伏覩得問刑條例一欵一盜掘銀礦銅錫水銀等項礦砂但係山洞捉獲曾經持杖拒捕者不論人之多寡礦之輕重及聚至三十人以上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犯再犯刑發邊衛充軍若不及數又不拒捕初犯枷號三

備月發落并犯免其枷號亦發邊衛充軍其私家收藏道路背負者止理現獲照常發落不許巡捕人員逼令展轉扳指違者參究治罪看得前項例文首嚴持杖拒捕次别人數多寡分别劑量本屬詳盡至如曰山洞捉獲曰止理見獲則于懲詰姦宄之中寓計安反側之術若有司能師其意豈愚民盡罹其辜但例意雖極精詳而例文可從牽合如山洞捉獲持杖拒捕不拘人數多少問發邊衛充軍詞意甚明引用自當因無森低昂于其間矣至謂聚至三十人以上

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蓋必指二項俱全，而後照前戍，遣若人雖及數，而獲礦不多，礦雖及數，而不係糾衆，則亦應照常發落，况夫既謂分礦，當據已入之贓，如一人分礦三十斤，三十人以上，則共得礦千斤矣，如此而後可擬戍也，緣例內並舉人礦之數而下，即係之以俱不分初犯再犯之文，俗吏不識變通，往往首從並坐，且不究分礦之文，而但獲砂數十斤，即引前例治罪，既久，以為當然，夫充軍下死刑一等，充發一人，則合衆解二人，其役亦至破家，若一招而礦徒百

人足一紙而吸三百戶也伏乞敕下法司申明前例通行禁飭仍乞將盜礦例文併從酌議量加分別或曰礦徒賊類也禁盜止矣惟懼不嚴而今反謀寬之者其若長亂縱姦何臣竊以為不然夫礦利孔也不聚衆則群起而攘之故礦徒之斜聚為專利計非為亂也今臣所為第二等者彼見礦而竊見捕兵至而逃然若從皆不死成死脫有大不逞者倚帶其間因吾輩已共犯重科若聚則萬一可生散則恐就縛而死一鄉聚則衆鄉聚矣一路聚則諸路聚矣是動天

下之兵也彼其時中有從之議寬當與之罪不已晚乎臣非敢為皷從計也為地方計也

一免濫官軍以固地方保障照得臣撫屬地方永三省邊隅之地山川險岩號令不一故先年叛亂肆起屢興剿罪之師而各賊蕩平未幾復多猖獗之衆自設置撫治衙門以來風教始同咸令頓一遂致反側靡常之地頓成安靜無事之區此蓋仰仗 朝廷威德不日要荒要亦國家假借事權申嚴職業俾臣等得以展布其愚而各屬撫以綏伺其隙有以孜之也

禁何法令玩于事久官吏怠于推分其在于今誠有

大非疇昔者夫撫治之職專一撫安人民整治兵備

遇有盜賊生發即督官勦捕其載在臣等較著者可

考也荊襄鄖商南漢地方悉聽節制撫治衙門專轄各

處巡撫一毫不得干預其見于節年兵部議覆都御

史吳道宏戴珊沈暉等疏奏者可考也顧昔之責成

既重而該部之中飭最明其彰彰甚著如此夫國之

大事莫重于戎而地方之務亦莫重于動調官軍以

臣勦撫專制之區實身安危理亂之責今官軍之初

調將撫不以聞官軍之務行也該道不以報萬一山藪賊徒乘此地方空虛突出嘯聚彼時各官恐又不免謂是爲臣割隸地方而諉罪責成于臣矣雖然此自臣一人體統言耳至于漢中一郡接連鄖陽各縣萬山之中逋逃之藪也時和年豐官司備禦嚴密而山賊回賊茶徒礦徒尚且百十成群殺人放火以爲常事若盡將衛所官軍掣調別處戍守誠恐歲事不登此輩乘間竊出窺伺倉庫睥睨城池城守既空綫息奚恃況漢中寧羌二衛已有備額防秋官軍今所

調者乃其存留城守之餘其金州千戶所五百餘名
葢通老疾差占僅止此數而今盡括取之廣有士人
自金州來者云曉發該州見城門啟閉通無一卒詢
之則云盡調防秋去矣此甚非所以令細民見也夫
州縣民壯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數十名公占既多
老弱過半若衛所餘丁則既鮮在官之數又無糧餉
之供豈足盡恃以爲城守之計乎伏乞敕下該部從
長計議俯念臣屬轄漢中寧羌二衛沔縣金州二千
戶所本係邊隅之地與西安平凉諸處不同其今議

調防守宜祿驛等處官軍，漢中衛六百一十名，寧羌衛五百二十六名，金州千戶所五百五十三名，沔縣千戶所一百六十名，乞容照舊防守城操，免其別調，庶臣地方不致空虛，而緩急有所藉賴矣

議復衡永行鹽地方疏　復廣鹽

照得兩廣地方素為多盜之區，師旅頻興，軍餉無措，該督撫諸臣先後建議，設立鹽廠，委官抽盤，貲彼餘　行鹽

地方分割在所必爭者但衡永之食淮鹽乃是

鹽之利以供餉用之費，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百數十

祖制而食粵鹽則為軍興故事平之後仍改淮鹽

年于茲矣，近者都御史鄒整理鹽法，議改衡永二府

盡食淮鹽遠涉洞庭經歷風波遷延歲月本輕脚重商既不樂于行而鹽來既艱其價必高衡永之人舊食廣鹽每斤不及一分而淮鹽之價則倍之矣以百數十年輕價之鹽而一旦令之出加倍之直于民情益不便也臣自蒞任以來節查梧州稅餉比前頓減節據該道清查回報皆云因衡永之鹽既阻而軍餉之入遂稀已經案行議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議照强兵之道足餉爲先興利之方便民爲要兩廣素稱多盜兵戈不息供饋實繁其餉用之資類取給于

鹽利之稅皆權納于橋關夷考梧州一關之稅往昔頗增蓋以湖廣衡永二府盡食廣鹽惟鹽之疏通故稅入之頗裕其來尚矣其衡永二府之民安食廣鹽百有餘年亦以彼地水陸近便鹽貨阜通之易也夫何邇年以來議將衡永地方改食淮鹽遂將廣鹽停止察議者之意本為增兩淮鹽課之計但淮鹽之抵衡永有水道阻遲之難而衡永之食淮鹽受姦商刁揹之苦且淮之官鹽其來有限而廣之私販遂致盛行徒減兩廣之軍需何益兩淮之歲課于上無補于

下有虧。既非通商足國之規。又豈導利便民之道。況開私販之門。啟椎埋之漸。地方隱憂。誠有大可虞者。所據該道呈要議復舊規。辨析分明。似應依擬

議築廣東省會外城疏　會外城

題為築建重城。以固保障事。據廣東布政司呈。奉臣會案議照安內攘外。固以攻戰為先。而思患預防。則以城守為本。看得廣東省城正南歸德等門外壕畔高第賣麻等街。商民綢繆。財貨積聚。乃兩廣所恃以為利府。姦宄垂涎以為奇貨之地也。且省城一合之

外，卽爲大洋，遡來海寇倭夷，交相煽亂。雖城關之險已足深恃無虞，而郭外居民原無城堡可恃。一旦警急，奔走轉徙，騷然靡寧，必須建築外城，永圖寧固，庶兇姦徒絶覬覦之念，而重地賴重城之險，此百世之業也。及照省城沿河地方，居民藉水，鱗次相比，若欲照常中築土城外包甎石，則所費地基過廣，恐居民拆卸房屋太多，致令嗟怨。况廣城三面阻水，其北雖云枕山，而又省會來脉所在，誠恐取土妨碍。若自遠運土，則其費益不貲矣。莫若止建甎城一座，基濶一

丈二尺收頂九尺此比照常土外兩邊包甎之費僅增三分之一而盡省土城其費實過半矣城堅而費省民便而風水亦利廣東省城爲十郡根本之地而城南郭外正諸商貿易之區生民之㩀集如雲財貨之積聚滿市冀一省豐阜之最兩廣通利之源也緣城外一望巨海茫洋寇患之生不無窺伺之念如先年反賊黄蕭養等之作耗近日柘林哨兵之煽亂動行突犯變皆起于倉卒民不免于倉惶此巳然之事既爲可鑒矧連年倭奴入犯惠潮其志皆欲趨廣傳

閘洶洶、向切可虞、況兼香山縣濠鏡澳互市番夷、近年聚落日繁、驚橫日甚、切近羊城、姦宄叵測、尤爲廣人久蓄腹心深痼之疾、伏乞敕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務言可採、乞賜覆擬施行

議阻澳夷進貢疏　澳夷進貢

澳夷之于中國、當論其通市與否、而貢非所重也、今既與市相既矣、而不許其進貢、於事体爲不順

題爲夷情事、據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陳𨗺議照滿剌加本係進貢之國、齎來表文、若果係其國王所遣、即不當却、但查得大明會典先朝原給有印文勘合、今據齎來表封、僅容二寸五分、用蠟色負印鈐蓋、似

非先朝給印，且未齎有勘合赴司比對，其非滿剌加
國王已無可疑，又據丘時庸親自譯審夷使，稱滿剌
加國王，久為蒲剌都家所併，表文乃是本國王名與
噥沙必細的陽者所遣，則是滿剌加國王已無存，而
蒲都家滿剌加國前後國名不一，信有如各官所稱
係姦民撥置，或係別國生夷，畏懼說出真籍，絕其交
易之路，為此掩飾之詞，蓋由地在海外，信息是非，無
所折証，人屬蠻夷，彼此言語，悉憑轉譯故也，照得蒲
麗都家國名，史傳所不載，歷查本朝並未入貢，恐係

佛郎機國夷人近年混冒滿剌加名目潛通互市今又托名求貢以為阻賴抽分之計事涉可疑諸司難便定擬乞早賜奏請定奪等因到臣據此會同議照外夷求貢事出非常若使在彼者委有真實效順之心而在我者初無隱伏可虞之患則禮其使人納其方物有何不可但廣東自嘉靖八年該巡撫兩廣兵部右侍郎林富題准復開番舶之禁其後又立抽盤之制海外諸國出于　祖訓會典所載暫奉臣貢者固巳市舶阜通舳艫相望內如佛郎機諸國節奉

明旨拒絕不許通貢者。亦頗潛藏混迹射利于其間。嗣至近年。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私創茅屋營房。擅立禮拜番寺。或去或住。至長子孫。當其互市之初。番舶數少。法令惟新。各夷遵守抽盤。中國頗資其利。此至事久人玩。抽盤抗拒。年甚一年。而所以資之利者日已薄矣。况非我族類。不下萬人。據澳爲家。已踰二十載。雖有互市之羈縻。而識者憂其爲廣城肘腋之隱禍久矣。今當各夷勢轉桀驁之時。有此奉貢之請。據其所執告詞。爲滿剌加國所遣。

似屬素通貢獻之邦。今據該司會同差官譯審，却稱係蒲麗都家國，與原詞滿剌加大不相合，況又自稱滿剌加爲其所併。則其稱强西洋。情可推見。及查所齎番書，驗止方員各二寸五分，已非表文式製，又其上盖一貝印，如中國圖記之狀，又豈以卑承尊，與正印信行移之體，據該司集議，共稱恐係別國生夷，託名奉貢，以阻賴抽盤之計，亦屬有因。臣等又訪得正德末年，佛郎機番夷亦以進貢爲名來廣，名雖求貢，實擁大番船往來貿易，喜則人，怒則獸，官兵莫敢誰

何沿海被其荼毒嘉靖初年海道副使汪鋐用計破之其患始絕今蒲麗都家恐即佛郎機自隱之國名而本夷求貢之情恐即先年貿易之故智却其貢則彼必肆爲不道或恣猖狂然其發速而禍尚小許其貢則彼呼朋引類日增月益番船抽分之法必至盡格而不行沿海侵陵之患將遂潰决而莫制其禍雖遲而實大大難圖也緣彼以求貢爲名臣等不容徑拒以干專擅之愆但事關利害甚重臣等又不敢緘默以貽日后地方之患乞敕下該部會同詳議應否

施行、

議開伐羅旁山木疏　制御江稲

查得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南岸羅旁上下江東西二山、延袤幅員、將及千里、層峰疊嶂、形勢險惡、自來猺獞巢穴。其間種類寔繁、乘虛劫掠。乃其常性。若欲鼎議大征。則東西二山。周匝半月之程。勞師十萬。餉費倍之。未可以旬月計功收效也。況上江諸猺。近頗安靜。未敢肆然無忌。尚可羈縻。不煩致討。惟下江猺山沿江一百二十餘里。時常越江流劫鄉村。擄掠往來

船隻。江道阻塞。商民受害。委宜加兵。但各徑性類禽獸、雖極兇殘。而心寔愚昧。初無機械、且隨山錯落而居。其勢亦不聯屬。勝之不武、戮之復生、緣節年雖經議設兵船巡哨、間立營堡、住守歲約用銀二萬有奇、不爲不多、但哨船兵分勢寡、見賊難驅、營堡設居北岸。去徑隔遠、彼嵎負南山。夏木千章、潛蹤隱跡見船則出得船卽入故雖濟以魚鹽。重以犒賞、威制于前。惠誘于後。徒費供億、未敢晏然帖服也、謂宜姑緩天討、俯我巨防、截芟截鑿。于南岸之巔、以坐制其出沒

之命。且耕且守。于近巉之地。以頓扼其來往之衝。徹其障翳。翦其羽毛。因山木之利。以充營堡之資。藉旁墾之田。以助屯兵之食。來則禦之。去則勿追。但彼不得播惡于江上。則固可聽其偷生于穴中矣。省費罷兵。有近功而亦未嘗不有遠效。治以不治之道。似不出此。即令兵將已有責成。商民亦各相競勸。始事之處。如滓水一帶。素稱惡猓。今已木拔通道。畏威遠遁。從此漸次芟夷而前。我兵之營堡既定。則彼賊之出掠無由。二百年江上猓人之患。或可不煩兵而頓息

矣。

恢復古田縣治議處善後疏　撫定狸獞

議照廣西古田獞賊兩犯省城，劫庫殺官，造孽深重，臣等職司撫鎮，控制無方，敢不奮圖義舉，以昭國威，以塞愆咎。但前項賊徒盤據古田縣治歷有歲年，勾結通省獞徒，實非一夥。詢之地方故老，考之大征往牒，及集一時司道將領可與籌策之臣，皆甲可乙否，面從背違。內副使王化係廣西人，勸阻尤力，謂弘正兩次大征，皆坐調兵不過十萬，以致單弱取敗，班師

開復縣治方少功多勝

千斬捕恐徒多矣

之後，變出非一，且很兵相傳古田之敗，至今寒心，未足深恃，今欲大舉，必須痛懲往事，動調狼兵十五萬，仍奏調永保土兵四萬，湊浙福鳥銃等兵共二十萬，并請發錢糧四十萬兩，期以一年，始保必克，若錢糧不足，調兵數少，則不惟師出無成，不過戮附近疑似村獞以報凱，而師退之後，報復騷然，昔人覆轍，恐復蹈矣，臣見群議背馳，莫能相下，若臣違衆冐然爲之，萬一如諸臣之料，錢糧不繼，師出無成，不可收拾，是臣以獨斷致敗，而益重貽禍于地方也，況議古田之

縣雖久爲獞人所據然今兩次倡變肆逆之徒節據訪報不過下六里內鳳凰等村首從七百餘人其餘皆越村偷牛出江討鹽小賊而自種自食者固多至其上四里獞人則頗不爲盜稍向官府故大征則玉石不分多戮無辜有傷天地之和鵰剿則正賊中擄衆獞外環殊無進兵之路坐是徘徊展轉未敢輕發但姑加調守狼兵增實軍伍營堡申嚴巡緝以爲脩舉內治杜絕再犯之圖并討擒行兇賊犯招徠向化獞人委官入縣開山通道以爲與縣復治化梟爲良

之計。仰仗　天威遠布，其縣中上四里獞人，各已欣然向化，納糧服役。下六里惡獞，亦各赴縣遞結乞撫。臣所遣該縣典史廖元，已入居舊存縣城，署掌印信，撫處民獞，上下相安，往來無忌。守備卜禎，亦入彼中撫諭，獞民老少歡欣送迎，惟謹，且至請兵立堡，願子受學。昔時畏途虎穴，今幸沛然大通。向來梗化頑夷，今各慄然內向。縣治成恢復之勢，國威有振起之機。雖極知出其下策，然竊計目前錢糧必難湊手。日後利鈍又難逆料。審度時勢，圖維厥終，實萬萬非得已

也。

請設沿海水寨疏　設沿海水寨

照得廣東一省十府、惟南雄韶州居枕山谷、其惠潮廣肇高雷廉瓊八府地方、皆濵臨大海、自東徂西。相距數千餘里。內通閩境。外接諸番。倭夷海寇。竊發靡常。出沒非一。然向因牵于山冦、素無海捕官兵、近自甲子秋、始該臣會議題請添設海防叅將一員、領兵三千、住劄南頭以固省城東路之防、近又會請添設守備一員、領兵一千二百名、住劄潮州柘林、以嚴東

界門屏之守，其于海邦防禦之計，少有頼矣。但南頭之去柘林，道里尚屬遼遠，一旦有警，策應爲難。其南頭迤西由廣省極抵瓊崖交南，茫洋二三千里之間，備禦向疎，邊防失講，以故海上行刼，偷珠巨盜，往往呼朋引類，向彼潛屯，久住略無忌憚。至于東路海賊，每遇官兵追勦，亦即揚帆西向，以爲逋逃之所。如近日海賊吳平之奔越，是可鑒也。嘗竊考之，浙閩廣同一海也，而廣之海獨爲延袤，較浙倍之，較閩則三倍矣。然而近自倭患以來，浙有六水寨，閩有五水寨，每

寨兵各數千。樓船各數十。既刱除把總官分領之。復
叅將總兵官總統之。此閩浙海上奸人所以無所容
也。今廣中素無水寨之兵。遇有警急。方纔召募兵船。
委官截捕。夫賊起然後募兵。則卒非素練。安可必其
決勝。賊滅而兵卽散。則不旋踵而賊復入矣。卽今平
賊雖報敗沒。然傳聞不一。未敢信憑。而其殘徒曾三
老輩。又復回潮州刼掠我村落。燒毀鬬兵船。又該臣
等再督新任叅將邵應魁。留任副總兵湯克寬前去
勦蕩。仍委海道副使莫抑。躬親監督出海。區區殘醜。

成擒固可必矣然臣竊以目下二將之出足爲一時應變之權然必須平定水寨之籌始可以永弭海洋之警何者沿海皆兵樓船相望一寨報警諸寨趨之雖有十曾三老輩不足慮也況今海上曾三老之外惟林道乾一二輩僅存乎若沿海無備所在空虛特恃今出二將之威以爲數千里海防之重則今雖盡殄曾三老林道乾輩而海上之爲曾三老林道乾者兵罷而復出矣臣會同議照兵家之道伐謀爲上禦戎之本守備爲先所據海島沸騰連年不熄始由水

寨不設、知我無備故也、今必須比照浙閩事例大加振刷、徧立水寨、選將練兵、使要害之所、無處無兵、庶奸慝無所自容、而海波始望永息、謹將應合請旨事

共三條刪去二條

件、定立條款開坐上請、

計開

一定水寨、照得廣東八府濵海。而省城適居東西洋之中。其在東洋稱最扼塞者、極東曰柘林。與福建玄鍾接壤。正廣東巡東門戶。稍西曰碣石。額設衛治存焉。近省曰南頭。卽額設東莞所治、先年設置備倭都

司于此此三者廣省迤東海洋之要區也西洋之稱扼塞者極西南曰瓊州四面皆海奸宄易于出沒府治之白沙港後所地方可以設寨極西曰欽廉接址交南珠池在焉惟海康所烏兎地方最為扼塞其中路遂溪吳川之間曰白鴿門者則海艘咽喉之地此三者廣省迤西海洋之要區也以上六處皆應立寨內南頭已經近設叅將一員督兵三千足稱巨鎮柘林近亦請設守備兵船之數尚應議增今惟東路之碣石一處西路之白鴿門瓊州并海康三處各應設

立一寨碣石海豐每寨各兵一千二百名大小中船共四十隻白鴿門瓊州每寨各兵一千八百名大小中船各六十隻與南頭柘林通爲六寨其柘林寨兵仍合增如瓊州白鴿門之數並以將官定以信地無事會哨巡緝有警遞相追捕小賊則一寨任之大賊則分東分西三寨合任之再大則通東西六寨共任之皆以擊賊于外洋爲上功近港次之若賊起此寨不擊而別寨擊之賊所起寨重治如見賊不擊或致令登岸擄掠者查照信地以失律論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朱　積早服

李　愫素心　叅閱

王敬所集

疏　王宗沐

山西災荒疏　山西災荒

爲地方連歲極大饑荒懇乞天恩特加憫恤以救殘以弭意外事臣初至山西入自澤潞轉至太原北

略忻代，比將入覲，又東走平定，出井陘，目之所擊，大約一省俱係饑荒，而太原一府尤甚，詢之官吏士民，皆云開疆萬山之中，地土本高，加以種不收者，三年于茲，是以人民逃散，閭里蕭條，甚有行百餘里而不聞雞聲者，壯者徙而爲盜，老弱轉于溝壑，其僅存者屑槐柳之皮，襍糠而食之，父棄其子，夫棄其妻，插標于頭，置之通衢，一飽而易命曰人市，其終不能去者，在學生員，至去衣巾，爲人傭工，臣方行時，縣官正審編，紛紛具申，皆云人戶十去其七，均徙無所從辦，去

年春初遼沁之盜幾成大故特以撫處得時後乃解散臣行至平定州接得邸報則又該戶部侍郎霍冀奏行撫按轉責司府督催宣大三十五年以後拖欠矣比臣查得本省稅粮原額二百二十八萬七百餘石其泒在大同者約五十萬宣府者一十七萬三關者三十三萬各王府宗儀祿粮八十五萬而加徵脚價馬草不與焉宣大三關民知緊急雖椎剝膚髓猶未敢缺至於王祿位數日增而粮解不繼即使俱完猶不足數遂令各宗連年缺支自三十九年夏季祿

粮、今尚未給、去年以饑疫死者幾二百位、百姓係
陛下赤子、宗室係　陛下親親、不幸遇荒、兩俱病困、
乞　陛下特念山西一方燃眉之急、敕下戶部、將都
御史鄢懋卿近日新增河東運司鹽課銀四萬三百
兩、暫借今年存留衙司、以補給各宗祿粮、其宜大拖
欠、係本年者、不敢乞免外、其先年者、乞許有司四十
一年、則帶徵三十五年、四十二年、則帶徵三十六年、
如此遞徵、則催勢稍緩、而民自不病、分數一定、而官
亦難辭、方今四方告災、錢粮缺乏、戶部窘迫、上煩

聖慮似非臣可請留之時但臣山西乃宣大命脈關係最重撫存凋殘使供常賦此乃臣所以爲宣大此乃臣所以爲戶部也而其說有五山西係京師右掖山西有警其疾馳之騎自故關而出真定自忻代而出紫荆者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一省而進本色者皆在太原飢民一聚勢不解散則非惟已逃者爲不逞無籍之徒而見在者有蹂踐刼奪之慘殘破震驚固不待論而兩鎮六十七萬之額誰爲之出此其可深念者一也宣大京師之門戶四方之極也而

山西盡供宣大是山西獨勤於天下也四方奏水旱者大約以十上而戶部以三裁所免者亦不過存留而已然猶有司通融者是雖不得其十之適而亦不（存留之銀米皆作二鎮三關之餉）失其三之寬也今宣大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倘三邊無存留可以爲抵方緩急也）是也無起運則無折兌而其所謂存留乃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也平時則山西獨勤於天下而飢荒則優免獨後於山西此其可深念者二（衛所該地）也方今奏荒者往年無如眞保近日無如蘇松眞保（方相形是數上 則不足爲留撥）嘗給帑錢蘇松奏折起運矣然臣觀之水路所通則

貧民有魚蝦之食不至饑死而舟楫有四方之糴則濟急可資保定埴途稍徙河南則就食有地以茲雖病不困雖困且復也今山西在萬山之中巖阻嶢絕而太原又遠其民不得至澤潞安望能至河南獨眞定米稍可通然人皆以背負或小車自運至於吽絕之處數十車相并而拽猶不得上呼號之聲如人在湯火中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致壽陽則價已三倍矣臣行道遇未嘗不下馬掩泣而勞之外無可救而徙無所近及其躅恤而不得比眞保蘇松是其可深念

者三也飢民相聚爲盜情雖不忍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動支見在大則請留帑銀臣先任江西彼時盜賊初起亦不過民苦饑荒而有司未弛催徵而已今日事勢漸大其所奏留戶部者意亦不減當初所催之額與其以帑銀而賞殺盜之人孰若以帑銀而解未成之盜此其可深念者四也山西虜患止隔一墻近年丘富往來誘引邊民歸其部曲遂至妄傳云丘富募人耕田不取租稅事雖未真然愚民何知苟暫解摧擾恐不暇擇彼誘而衆我逝而虛長邊入百

份，豈誰關之者。此其可深念者五也。意外之危，灼然可覩。臣亦不敢盡述以爲懸遠危激之論，而姑述目前逼切之情。計戶部爲社稷深計，亦必不以臣言爲過。伏惟陛下哀憐。

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漕政

題爲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事。臣聞立法雖善，而積久則不能無弊。流弊已極，而漫攻則未必有功。惟尋其根而救弊，去其弊而完法，此自古圖治之所必先。而在今日漕運之尤所當亟者也。運額之缺，惟是漂

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爲之也故有折乾於方兌之日者矣有旋盜於既兌之後者矣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有一船而軍士不滿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弊既多防檢難盡自鑿舟沉僞稱漂溺得利而避轉相效尤然軍士之所以爲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有可念者洪武二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支行粮三石六斗是一日二升給之也今自正月起以至於十一月盡無日不在運中而止與

（運遲則費省運速則費多以此論工食是有一倍之差也）三石之行糧是一日約得九合有餘之米而漿洗衣服。薪鹽。醫藥。歲時醵飲。皆出其中。身一入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於月糧。而今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將補數者矣。故冒法侵盜。夫亦苟爲衣食妻子之圖。而豈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臣所謂其情有可念者此也。夫不有以慰其心。則難以責其盡力。而不不有以飽其腹。則不可以望其不偷。故臣以爲優恤運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運事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

之民力已爲不堪欲請解淮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爲太倉之數而雖其當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則臣之計窮但臣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臣乞 陛下軫念運士疲困已極特勅戶部將輕齎銀數酌爲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二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

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為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　朝廷為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然後匠得稍以軍法部勒之每五船定為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為甲長每船置一圓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絡遇淺與溜五船更相援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盜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得實者

告所在官司即給賞銀五兩仍許赴臣衙門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治中或暫顧民船一體入編甲不得過幫幫不得過衛衛不得過總剩四船則自為一甲剩三船則分付各甲之下千百戶指揮提督本管之甲而把總則通加提撕焉兌米入船之後即將圓牌送監兌主事花押發各幫帶挨甲前行過淮之日臣行查考在北不過淮者皆運主事及沿途兵備衙門分查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除牧撿防之實彼其感 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

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　天子而畏將軍者是
也此法既立漂流掛欠當自衰少而歷年積弊可望
更新矣臣為此奏尤恐戶部據守成法不允臣請臣
請遂言其詳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于時
佐　成祖定運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
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淸而軍士遞運焉
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
百姓哉為求可繼而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改更
雖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欠生弊遂成偏累

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支運而今則全兌矣民運煩費必不可復行固當全兌矣但直達不如轉運之省到全兌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夫惟要之法所以多運者以其不用直達也盡于此事求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之民據田廬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兌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臥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曝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假使民運則此數力鬬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稍之費不更倍于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也支費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

緩而官司已點新運矣夫一月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於九合之中是亦無怪乎冒禁濟法而漂流掛欠之弊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者爲盜者償相背而溺此待盡之術也今承極弊之時不以法節物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給之則其法不行臣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

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於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凋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屋宵旰。則其利爲甚博。何惜不爲此也。

乞破格處分漕政困陳足國大計疏 漕政

夫理財之法、必操其斂散貴賤之權、而取其贏、則無中生有、國計可足、千金之子、操百金以爲資、計其有無貴賤、而販於市、則可以立富、故管仲强齊、劉晏足

唐率用是道今國家盡東南財賦四百萬石固亦
陛下之資也每歲約以三百萬石入運而恒出一百
萬以收其盈每石以八錢折而以五錢放計得三錢
則一百萬石當得三十萬金再加減存軍船三千二
百五十餘隻每隻以扣留行月二糧賞鈔銀四十兩
計之又得一十三萬餘兩每歲支放定為幾月折色
京軍得五錢之折歡呼相慶不復憂其糜爛不堪而
國家實獲大利則庫銀可實運士不病轉移之間數
年之遺餉不復憂乏矣今云不可改折者其說有二

不過曰京倉之積漸寡也京師米價將騰也然不知今之所利取於放之數而不取於積之數如使不折而有萬石之積則今雖改折而其萬石猶在也此易曉也至於米價騰湧則誠有之使其不問近畿豐歛而槩定折收則患當爾臣請 陛下於每歲運額大約以一百萬改折為主矣每至漕運會議之月必須順天府尹入議開其四境豐歉之數而加斟酌焉如其妝成八分以上則其百萬可以全折下此遞減使其大飢則全不折仍發太倉陳米糶之而以豐歲糴

補如今臨清倉粟米故事設活法而不拘定例則何米價之能騰耶臣嘗明農請言積米之弊每歲槽米在水次粮長固已濕而兌矣船載半歲又經濕而蒸矣至太倉一晒二日是水火俱備也夫米有自性薪井之水火具則熟其體而可食陰陽之水火具則伐其性而易壞且多而相壓蒸熱之後不出二年外爲米而內成粉甚者成灰而不可用封倉廒而署其外曰內幾萬石也似爲有備而豈知其不堪也哉軍士千人而散一廒則五百人當受其病京軍拱衛實勞

亦豈可還與一石之數。而不慮其可食否也。今歲漂流正以額派全運。船少米多。以致虧折。利害相伏。又安知夫求全者。乃適所以自寡耶。臣近見巡倉御史唐鍊條奏內云。進倉皆水濕。積久自浥爛。各軍往往關出。即行轉易。多者易銀四五錢。少者三錢。至其盤查今京軍支米則即易銀非但浥爛不堪其性亦不足食此米也厫之米。尤不堪用。豈霑實惠。古所謂國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者。亦非專指米而言也。此非臣之臆說也。唐陸贄奏記德宗曰。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

泉。近勅河陰太原等倉、見有米二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克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蠹增甚、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河陰太原等處俱准此例、所停運米、於江淮州縣出糶。節級所減運脚。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唐在贄時、盡失河北、計其轉運、不及我朝四分之一。尚能規畫如此、贄之忠贒。豈容失計。而貞元之間。賴此以濟。臣所謂足國大計。非敢謬語也如戶部以職司

國計深爲慮者臣請又以籌之今監生納銀原曰納粟謂富民粟實沿邊此漢法也而今乃令納銀則背名實矣每生一名以一兩一石計之得三百五十石恰當南運一船之數北納一監南減一船納一監彼蓋有力者也而殊不爲難減一船當凋耗之時而其省無筭國家旣開此例則太倉之前必有屯米以市者而亦豈爲厲監生哉以此例之納官及加納者歲收必多則每歲太倉之積有所取足而一百萬石可以安心改折矣取此代彼臣所謂操其權而取其羸

者、此亦一事也、漕船耗散、運士凋殘、及今計不出此、則有弊弊相承、年年相襲、即使月去一漕臣、終無救於國儲減之、而臣且不知其所終矣

預防黃河遷徙疏

漕撫雖不隸河工之事、而皇陵爲漕治所關之地、故具此疏、

題爲預防黃河遷徙、以保護陵寢事、據徐州兵備副使馮敏功、揭呈先奉臣憲牌前事、遵依、查得舊牘、鳳泗、原通黃河故道有二、一原自河南滎澤縣孫家渡由中牟縣北淸河口會賈魯河、經本縣、逾朱仙鎮、通許、尉氏、陳潁各州縣、至壽州、達于淮、此乃弘治二年

河決金龍口，東北趨運河，衝張秋，而刑部尚書白昂所開者，今已淤塞，隄圍數處，一原自河南蘭陽縣趙皮寨由野雞岡渦河亳州至懷遠縣荊山口入淮，後因逕經陵寢，慮有他虞，嘉靖十九年，該兵部侍郎王

等塞野雞岡，開李八老集河由睢德宿州虹縣睢寧出宿遷縣小河口入運河，不久亦淤，以上二口，近未有開決，若果孫家渡河決，由朱仙鎮南下，勢即於壽州入淮，而鳳泗陵寢，秀氣可憂，然與宿州符離集相離甚遠，水源不通，今奉本院劄勘水決符離集，乃

宿遷之小河口矣若仍從渦河入荆山則鳳泗皆其下流尤爲可慮也及查孫家渡趙皮寨二口照常完固欲爲預防保護陵寢之計築隄實爲上策今趙皮寨以上至孫家渡一帶俱已築有縷水長隄中止開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莊一段無隄其趙皮寨以下歷儀封考城虞城碭山至茶城並無隄防委應增築復查符離集之水西北通蕭縣永堌湖東北通徐州挑山迤東蘇家湖下通靈壁縣地名孟山睢寧縣地名高作莊以至小河口每歲夏秋連雨積水相通

民間小船從此往來如隆慶五年邳州閻家等口及徐州雙溝黃鍾集被黃水衝決由蘇家湖溢出經符離集入靈壁境沿孟山高作社通小河口自靈壁距泗州 祖陵止隔虹縣地方若使水趨虹縣誠亦可虞今徐邳地方已築新隄似可無患所患特河南趙寨以下無隄地方耳合無題請將河南開封府地方判官村至徐家莊又自趙皮寨以下歷儀封考城虞城碭山茶城一帶築隄捍禦庶休無虞等因具呈到臣該臣會同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議得無事而先

言之似爲過計有事而後言之則爲失時臣境內地方鳳陽泗州陵寢在焉其西北接河南儀封考城碭山一帶地方自　祖宗二百年來天佑　聖朝百神拱護固無他患但臣查得黃河決徙不常自弘治二年決於張秋奪汶水入海猶爲向北乃今漸徙而南詢之土人皆云自張秋加功而後官司皆培增北隄而南岸淺薄去年河水泛溢一夕而高數尺猶幸不於蕭碭之間而在徐邳之下是以雖出支流入小河口經靈璧而勢稍近東故於鳳泗尚爲無患但臣觀

天道則連歲之水患與常人事則北岸之功程常密
然不知河水高則溢出之地難以定擬鳳泗下則受
水之地其防甚多萬一有如去年仍然泛溢而使偶
然適當封考虞城蕭碭之間正出鳳泗之背則彼時
雖有神禹無以措手而仰屋 聖明之念乃大矣故
寧使臣言爲過計而不敢罪取後時伏乞 陛下采
臣愚見勅下該部速行河道都御史轉行各河道兵
備等官乘今無水之時凡係陵寢當黃河南岸地方
各官務要惕心勤慮逐一親加踏勘但於單薄之處。

不惜大費，題請增加防捍，務使無虞，庶有以保護陵寢，上慰聖懷，而臣等待罪地方，亦少逭於罪矣。

乞廣餉道以備不虞疏　　廣餉道

議照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此固古人立國不易之軌也。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通行無壅。夫何近年以來，事久弊生，千瘡百孔，又以黃河泛濫，漂流數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扼喉不達之慮矣。以故都給事中宋良佐，職長該科，目擊時弊，有此論列，欲復

遮洋一總以通海運計遮洋止是一程稍涼海面本非放洋遠涉然揆本官之意不過欲聚已散之船復建一總以行海道為國家備長遠不窮之法爾查得遮洋總原根三十萬石至嘉靖四十五年因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革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既經宋良佐特見深憂欲設此總誠於漕政國計大有裨益相應通行擬議開立條欵通請　聖裁且發帑雇募今歲既已試行則派根造舟明歲自當定運河海並輸國計更裕自此　聖明足食之慮稍可少紓矣夫

自平江伯開濬會通河以來海運之不講已久其後科道之條陳卿倅之策試名臣之著書欲舉行者不一而足然卒莫之能用也近臣備員山東嘗條斯議而適巡撫都御史梁毅然以米試行底績無壅事獲上聞恭遇 聖明英斷遂出帑銀委督漕司募載而今四方始知海道之可通行矣然議立於始見之時則羣情未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縉紳之慮不過云海上風波爾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

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廻避靡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是以風波足畏傳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仰以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遮而摽把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

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於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漢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據崤函而左通狹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

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　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壹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者彼以夷陋紛擾終歲用兵固無暇

于事河也，彼又以為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遡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糜，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壹夫大呼則萬艣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重熙累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虞，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由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

而首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直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弘治三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閻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夫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與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

色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啟門焉防中堂有客而肴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熟豈其肯誤聖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臣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條科臣建議而詳布其愚所有請銀造舟張官設額皆係更革統乞 聖明采擇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之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梗或欲即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惟意所欲復久廢而足

儲蓄誠於國計至急且切不當復憚惜更費以失久遠之利爲此具題

計開

一定運米查得隆慶六年分奉例量撥海運漕糧一此是禮所爲山東可遠時採辦撥初欠缺行者也十二萬石原因試行爲數額少不成一總規制今且造船實運自應定撥額粮以便徵兌合無每年俱以近便淮安揚州二府歲運兌改正粮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爲額盡派海運以復遮洋一總之數除隆慶七年已有截留缺船粮米二十二萬六千五百八

十石七斗六升，聽備支運外，其自隆慶八年以後，俱行淮揚二府，各將額糧先期徵收完足，漕司於正月終旬調集各該官軍赴淮，并募撦頭柁工水手，領駕海船，坐定近便水次。如揚州府屬儀真、通泰、如皐及泰興、江都七州縣糧米，運於府城河下；高郵、興化二州縣糧米，運於本州河下；淮安府屬山陽、清河、桃源、邳、淮、宿、沭、盐城、寶應九州縣糧米，運於淮安城外河下；安東、海州、贛榆三州縣，係海船必經之地，糧米就於本州縣河下，各取便交兌。以上漕糧，俱責成各該

管糧官押同糧里就、以隨糧原徵水脚銀兩、雇船裝運、定限二月終旬、齊到前地方、戶部管倉主事督與官軍對船交兌開幫、以免入倉煩費、如有過期者、照依議軍無糧事例參究、若二府地方遇有災傷改折、悉聽臨時撥派附近鳳陽等府糧米、湊足前數、以爲定額、而鳳陽等府水次、則當坐於泗州、庶爲便益、

一議船料、照得每年定派海運漕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以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隻、共船四百二十六隻外、造裝把總運官共船十隻、通共船四百三

十六隻、臣先行道府各官拘集匠作、及有海船之人從公估計、每隻先除裝水、并什物等件、約虛二百石外、實止裝粮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該銀三百七兩零、臣恐多開、隨委造船廠并料、先造樣船一隻、據開用過料銀二百九十兩、適臣移駐揚州催儹粮運、彼時親率漕務叅政潘允端等、詣船驗看、咸謂板植堅厚、釘艌緊密、規制頗整、足駕三十年、方行改造、臣思旗軍領駕、則視為官物、終比民船不同、若限以三十年一造、不無過久、且海洋行使、又非老船可支風浪、

則海船當以十五年爲改造之限，乃得適中。臣查海運雖自淮安發行，前船若於淮上打造，木植入壩不便，且清江、衛河二廠，自有應造年例船隻，即常年買木召匠打造，尚且不前，合無酌派產木湖廣廠打造二百隻，專委督糧道參議劉顯督理；其餘二百三十六隻，在於集木儀真地方設廠，專委海防道副使陳耀文督理，務如前式堅緻，其有速壞者，責在二道。湖廣木植等料價比儀真稍賤，每隻量減銀四十兩，實該銀二百五十兩，共銀五萬兩，儀真造者，每隻仍給

銀二百九十兩，其銀六萬八千四百四十兩，二項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兩，臣查前項海船，每隻比河船多裝糧二百石，是海船一隻，抵河船一隻半，共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合將各衛所額船數內，查其漂流者，照數免其追補，即以各船料價打造海船，計筭前船內清江廠造者，該扣三百九十隻，每隻料銀一百一十四兩五錢七分零，共銀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兩三錢，浙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五十隻，每隻料銀九十二兩，共銀一萬三千八百兩，下江廠造者，

該扣一百一十四隻每隻料銀九十三兩一錢二分四厘共銀一萬六百一十六兩二錢事完通將用過工料錢糧造冊奏繳稽考再照今議打造海船前數雖開至十一萬之上但海船所用之料即河船免造之銀殊非新增額外之費其不足者又漕司折根之內扣出支用而所借者不過一萬七千餘兩贓罰耳然臣又計之河船清江廠十年一造浙江下江二廠五年一造是又抵河船隻半多矣即今加費一萬七千餘兩而所省又該銀二萬一千餘兩國家閒一百

六十年久廢之海運。而衛省若此。誠轉輸之便塗也。

一議官軍。照得海運粮船四百三十六隻。合坐派衛分定撥旗軍領駕。查得原有遮洋總下淮大等六衛及通州鹽城二所浙江寧波紹興台州溫州直隸太倉鎮海六衛。俱係邊海地方其人習知海事相應摘撥分領前船。定擬淮安衛三十隻。大河衛五十隻。高郵衛三十隻。揚州衛五十隻。長淮衛三十隻。泗州衛三十隻。鹽城所一十八隻。通州所二十隻。寧波衛三十隻。台州衛二十隻。溫州衛二十隻。紹興衛三十隻。

海運衛軍須撥邊海地分則人習海事派撥不擾

太倉衛三十八隻、鎮海衛三十八隻、俱做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猶恐各軍雖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況駕使海船、惟欄頭一人、執柁二人、最爲要緊、又必須久慣行海者、方能不悞。合無止令各衛所每船撥軍九名、就將每船餘下軍人三名、應支行粮月粮銀兩、盡數扣解每歲漕司、於淮上及海州等處、僱水手八百七十二名。山東顧島人四百三十六名、分配每船二人執柁一人欄頭、便於趨避、以取足十二名之數、待後各

軍習熟海道。漸次裁顧。仍將原軍撥補。及照臣於
歲募船三百隻已分爲六小總。以平定寧靜安全爲
號。派令原運山東各官分撥以行。今既實運。自應照
遮洋事體。設把總一員。以便統束。請乞勅下兵部。再
加查議。將山東原運題過有名各官。如千戶韓禮。鎮
撫魯礦。百戶孟得賢等五員內。推一員量陞都指揮
體統。准充海運把總。仍鑄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其
領幫官。俱委山東原運各官。率領島人赴淮。給與行
糧起運。各該衛所止委指揮千百戶押軍至淮交割

免其入海自願者聽至於各船軍士內有怯弱不慣行海者許以原支行月糧添湊自行顧募熟識海道的實之人代替回貨之利替者得之惟求海運得人各押軍官審無錯誤聽從其便行之既久習者益多且大約每歲二月盡開兌三月半開洋四月盡到天津九月半可以完埽悉如洪武二十七年事例休息日多人將爭赴矣再照造船必有桅蓬什物在河船原係旗甲自辦今海船新造必須官爲全備而所用銀兩亦應設處臣查前項海船四百三十六隻筭抵

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共計領軍七千三百五十六名，內分撥出海運五千二百三十二名，分派每船十二名駕運外，尚有餘下軍人二千一百二十四名，每名月粮行粮通共該銀一萬五十五兩四錢，俱應每年扣支，以充前費，合無轉行浙江應天巡撫都御史督責各衛所掌印官預期造冊送赴有司關領，差官解准，聽給各船置辦桅蓬什物應用，如或不敷，臨時再行酌處補足，今歲海船初造相應逐件全辦，以後年分，止是稍加添置，并每年修艌工粮，即以前扣粮銀

似爲足用、若有餘積、專備海船限滿復造料費、不得別項支銷、

一議防範、查得海運旣通、米船來往、商賈漸集。則他盜之防。所宜預加料理。除淮安迤東雲梯關地、係海船出口、彼處原有額設備倭官軍五百餘名、係屬東海把總管轄、往年春汛之期、聽本官調度操守、幷遮南各沿海地方、臣於起運之日、嚴行各加意防範外、惟自出淮安海口、經行山東北直隸一帶地方、海洋遼闊、已經臣移文山東天津巡海司道等官、責令各

該備倭守禦等衙門，申嚴防護，派土島之船，指引開行，其在船應用軍器，漕司仍動支漕銀置辦軍器，每船斬馬刀四把，火藥二十斤，手銃四把，弓二張，箭二把，長鎗四根，給領隨船防備運回交庫，再照山東沿海，係糧船歷行之地，至於天津迤東，係海船入口之地，交卸糧米，督發剝船，催儧回空，俱係櫛比牙犬之地，防備盜賊，尤須加意，統容臣備咨行山東撫按，悉心議處，務在兵防振飭，旁伺潛消，以不誤大計。

一議起剝，查得海運糧船若進天津河口，則恐底尖

膠淺除水大徑行外若水偶淺澁已經移文戶部酌定俱用剝船起剝自天津至石土二壩每粮百石給與水脚銀二兩九錢就於本幫輕齎銀兩動用乞勑該部轉行天津管倉河西務鈔關各主事遵照自今為始每年凡遇海運粮米船到天津海口各該領運官具呈管倉主事移文查取河西務剝船照前議定水脚剝運粮米前赴石土二壩交卸轉般進倉上納其各船隨粮輕齎銀兩聽臣酌量分別差官由陸起解係給剝船水脚者交與天津管倉主事係完粮應

用者支與通州坐糧員外各就彼支用若有餘剩給散海運官軍以資回南

一議回貨查得海運旗軍柁工水手冒險轉輸比之裏河常運不同然常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擔今海船赴納難容帶載若已卸糧回南似無妨碍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每船許帶貨物八十擔聽便貿易回淮以示優恤仍聽天津管倉主事每船給與裝帶貨物數目照票一張免其納稅但不許夾帶私鹽及醃臘鹹物幷違禁硝黃鐵器如違定行從重治罪

（前代運舟俱許帶鹽以爲糧計之貨公私兩利我朝禁之然亦往往夾帶也）

一崇祀典、照得海運肇行、舟泛大海、所畏者惟蛟龍風雨、考之五行、蛟乙木也。而寄在辰。風巽木也。而寄在巳。二者性皆畏金。此五行相尅厭勝之術。如先臣劉基輩。未嘗不講也。况是類是禡。文著於詩。夫舉大事動大衆而又安可無神道設教以壯人心。臣謹於海口建立海神廟。以鐵鑄而以鷄彝。每歲船將發、則禱之、仍每船奉一小像以行、緣前廟既建、看守必須專人、發運必有祭祀、乞勅該部查議、合無行臣每年令山陽縣於里甲定編經費銀三兩、買辦豬羊祭品、

毋歲開船漕司親行致祭仍行該縣於均徭內編僉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以防傾圮伏乞聖裁

條列漕宜四事疏

漕運爲國家大計關係至重自今歲之運早而且完則固仰賴上下大小臣工共奉廟謨而粗革故習矣但孔穴多端非逐一弭塞之則弊將復蔓事體煩瑣非悉心料理之則利或見遺是以輒陳鄙見列爲四條皆有關漕計至切者伏乞勅下戶部速見施行則國計幸甚

計開

一恤重遠之地。臣惟欲漕事之整者。莫先於恤軍。而欲恤疲累之軍者。莫利於改折。今國家漕計。已幾百七十年。其官軍之疲困。惟漕臣親歷而深知之。故臣於初任時。曾經題請百萬改折矣。隨該科臣列論謂不可行也。但科臣所持者國家經常之大議。而臣所請者乃濟運權時之急策。且臣當時所陳。不言暫改一改折之事于民則有益而于國計亦無所損且折以蘇衛總。而言可以足國。譬之病弱之人。不云節有折存必銀可以應別需而計部無不肯行者以守飲食以護命。而云節飲食以得仙。則臣之立論近於

迂闊（議事者主不欲自我開例也）固宜科臣之見謂不可行也然其事終不可已、而以行止關漕政之興廢此臣所以惶恐進退而終不容不再瀆陳也收折百萬不敢再請其各該究所乞

陛下特恤重遠之地查得漕屬有糧司府惟湖廣江西為遠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州四府為尤遠且經過洞庭之險贛石二十四灘之惡四處之到水次幾同淮安之抵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往歲四府屬邑糧米催徵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畢兌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邳徐白

河守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人疲。勢必至爾。今歲湖省漕粮過淮雖早、緣因改折、况今例限十二月開兌、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城陵磯裏港淺涸難人、長灘上風帆不可逆張。非褱則遲。尤所當念、乞陛下每年坐准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旣蘇其困、又免其患、此臣所謂遠地之當處者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粮、六省同供、而白粮之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爲重、江南物產繁盛。故祖宗派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則

今之江南又豈永樂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言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粮白粮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夫江南朝廷之厨也失今不稍加優恤乃用其力以至於不可索而後委焉此臣所以迂闊而深為國家計也臣乞　陛下每年坐將十萬石分布五府照白粮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為定規臣查得山東河南原粮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尚蒙朝廷坐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粮白粮交徵重困而可不加一

念哉此臣所謂重地之當處者也臣又恐戶部以爲國額未可稍裁而太倉或患缺乏臣請將江南改折銀兩聽候戶部於會議之時斟酌如果天下無災傷而改折少則悉數折色解京如果災改太多則臨時詢采如淮安熟則解糴大米如臨清熟則解糴小米附運舟以入多寡臨時註定則於中又得不窮之筭而臣言可安行矣

一懸預兌之令照得漕運之所以掛欠多而國計歉者葢緣軍士之盜賣也臣請立保甲之法仰荷 聖

明采擇五船相察則沿途盜賣不可復行以故今歲運納不惟足額而且有餘臣據各衛所陸續開報冊船多寡不等俱有餘剩及各押空船回南運官至審據執稱因各船剩米之多京師及通州張家灣各處米價太賤等因到臣看得官軍慎守國家憲法不敢盜賣固其本分職業然彼亦望剩餘稍得利爾若物賤於所聚一時米價太輕恐無以鼓其守法而慰其嚮途故臣乞　陛下懸預先之令如各旗軍剩有米多者三石以上如其情願上納太倉許容即京明年

運米之額，悉照見年曬揚加尖上納。其各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亦許不拘多寡，一體上納，名曰預兌糧。收入之數，太倉各給與印票一張，巡倉御史類數印冊，發送漕司，將納過之糧，聽臣派撥各歸本衛本總領支。如支去三百石正糧者，即可省明年船一隻，軍十名。收其減存入官，其所支之米，運官於糧長兌完到官而後分領，庶免爭競。其米已經責盡，而倉前富民有願聚納者，亦照此例，其兌還之米，聽其自擇某衛領支。如其上納過多者，除米外，將官司所得行月

糧之數。比照納粟事例。斟酌多寡。立為數限。或給與冠帶榮身。或許其列銜管事。以示獎勵。悉聽戶部裁酌奏請。不願者聽。臣以為有四利焉。今年預納。省船省軍。而官又收減存之入。一利也。黃河之漂流難必。運軍之牵挽實勞。今一石入倉。則國家先獲一石之儲。而軍士省一石之力。二利也。運士所以累年沿途

（如此則京師粟米必多而改折之法亦可行矣）

盜賣者。正為米入京師價賤。而沿途貴也。今使其以見年賤價入倉。而明年於兌所獲贏餘之利。則明年沿途雖驅之盜賣而不盜賣。而富軍爭先入運矣。此

三利也。宋至熙寧時，運事狠狠，舉薛向而任之，創令民間造船包運，一時赫然獲濟，然不知其中實難行而旋罷也。今許各軍預兌，則把總之有餘銀者、富旗甲之有餘粮者、倉前富民之有家財者，爭先為之，歲必漸廣，無民運之弊而全收民運之利，此四利也。臣久為此奏，又恐各衛剩餘無幾，而未敢遽上也。近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准戶部咨，該寄雲管粮郎中侯國治呈稱：本鎮蒙撥各衛歲額漕粮一十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除收正數外，臨清衛剩米二千五百四

十五石零、濟寧衛剩米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零、任城衛剩米一千一百一十六石零、徐州左衛剩米一千一百八石零、儀眞衛剩米三百九十七石零、揚州衛剩米五百六十五石零、高郵衛剩米二百八十二石零、每石連耗三升給銀五錢。其買過餘米七千二百九石七斗。計用過銀三千四百九十九兩零。比之鎮市所省價銀一倍。所據山東把總王秩、江北把總侯熊、均有督運之勞、內侯熊總下三衛原糧本少、羡餘無幾、若王秩所管四衛剩米六千餘石、通應申獎、以

旗其賢等因備咨到臣讀之不勝快覩但即剩米而官減價以市之此在邊鎮或可爾若京通二倉官不爲收其勢必賤以與人然何以慰軍士之望哉且國初漕運並轉搬之法民與軍各任其半今改爲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敢復言之而亦誰恐復言之故非　朝廷虛懸不費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士之元氣必不可復而漕計終將復壞臣豈敢苟圖目前了事而不爲　社稷深長之慮哉此臣

所以繼納粟之奏之後、而又有今請也。再照運事全賴把總、而能悉心爲公者殊乏其人。今把總王秩粮多而剩至六千。侯蔬雖粮少而亦有羨餘。其志趣可知。臣乞　陛下勅下該部、將此二臣欽加都指揮職銜、仍管把總事、以風勵各總、則應預究之令宜必多矣、

一預運官之情、臣前謂衛總之疲累者、猶未及詳言之也、夫今之所謂運官者、皆　二祖時功臣子孫、定員後不加益也、今之所謂運軍者、亦　二祖時定伍。

而今之充發則皆沿邊沿海不復上運也大約以一歲之運計之其官以問發死罪充軍立功降調者一運不下二十人其軍以漂流監故監追調遣逃亡者每衛不下十人今已一百七十餘年總計所失之數則不待臣親當漕計雖旁觀者可黙測而知其耗也

夫有官可簡其賢不肖矣而間且至于無官有軍可簡其勤不力矣而間且至于無軍其勢不得不取疲癃殘疾之人以充之而欲運事之脩舉胡可得哉故非於督察嚴勵之中而別存寛恤育養之法其元氣

不可得復也。臣查議單森嚴，如犯該侵欺盜賣掛欠數多，私逃避運者，不議外，臣謂其水次無船，過淮到倉違限，與凡掛欠不及百石以上者，臣乞勅下該部查議，每歲於此等輩類題咨行漕臣，悉不許其更番押令再運，如果能悔過速完新運，則咨臣類奏，除免上年所犯之罪，如其再誤則違限者照前遞降，催完本年不能兼完舊欠者，咨臣追補，又加欠新運者，并發刑部監追，如此則開其補過之門，亦可以責新運之效，而衛所官保全亦已多矣。今歲各該衙門恭行

之牘乃至有一官而連降七級。指揮一旦爲總旗者。此於法誠然。然其中間亦容有難訴之情。而未蒙矜察。況官無衣冠。與卒伍等。亦無怪其與之通同作弊而反仰其資也。

一定海哨之法。臣惟國家都燕。憑海爲左腋。往於海運疏中。已詳言之矣。倭夷懸隔。雖初年有廣寧之捷而今承平無患。且彼固不能遽越江南而至山東也。但先事之防。則謀國之所不廢。而或然之事。則利門之所必爭。今蒙廟堂許以每歲十二萬石通運矣。其

中原竊之警亦豈敢必無哉而況傍岸行舟風波不患則我與人共之故今日設法預防尤所當急臣乞
陛下定海哨之法勅下該部查議凡運船所行沿海地方分爲四段臣淮安兵船出哨至即墨自即墨而至文登自文登而至武定自武定而至天津聽山東北直隸撫按官酌定奏請分爲幾哨每哨各造船二十隻以歲之小滿日爲始臣先發十隻以印信循字牌至即墨交與把總郎將即墨上哨所到循字牌給與淮兵帶回爲驗循哨既歸即發環字十隻而齎帶

印照循牌以去爲驗。其在前哨皆依此法。有不到者。各以軍法處治。其哨兵之在淮安者。舊時每月口糧銀三錢今議加一錢。其在山東北直隸。亦聽本處撫按酌定。俱以立秋日爲止。每船給兵十五名。器械具備。有警衹殺赴附近官司報功驗賞。如此則風聲所被。奸萌自息矣。臣又查得淮安東西二海所孤懸海中。原額班軍共九百五十二名。今止存四百八十三名。節年俱不到營。累經行提。竟無一人至者。臣乞陛下軫念海運。將此二所軍士。撥充海上會哨之用。

役在門庭彼將無所逃避有餘則以克海運練之既久精强而狎習他日二所固淮安之北藩也是不惟海運可以安行而國都左輔亦可以有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